魏書/卷97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作者：魏收　北齊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桓玄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為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為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迹，故抑玄兄弟，出為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

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尚書僕射王國寶，為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為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為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揚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眾，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

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為荊州，仲堪為廣州，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刺史郗恢為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眾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為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以侵削荊雍。

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玄遣銓為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為內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眾七千至西江口。[1]玄聞邁至，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飢，皆以胡麻為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迸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紿之曰：「比來收集，[2]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

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3]後將軍、荊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姦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窺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鳥逝。便宜乘會，殲除姦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荊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謐放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為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

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

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為宵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

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簒授，遂乃父子同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佞譽日至。萬機之重，委之厮孽，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己為都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己獨解錄，推禍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

取妾之僭，殆同六禮，及使尚書僕射為媒人，長史為迎客，嬖媵饕餮，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興東海之封。吳興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實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發樂屬，枉濫者眾，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為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實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即路。

玄亦失荊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強，慮弗為用，恒有回師之計。既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荊江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尉，免為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滅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眾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鄴。敬宣奔於江北。

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為大亨。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綟綬，加衮冕之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劍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驕侈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飢饉，死者甚眾。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穀，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

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鴆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為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

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恇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僚固請，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為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為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

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類輜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驕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

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因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

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眾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敷首。玄外粗猛，內恇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為厭勝之法。乃謂眾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4]卞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又遣武衛庾賾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粗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殷仲文為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荊、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算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

劉裕遣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鬬志。玄乃棄眾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於闇中斫玄面，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為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

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眾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為玄舉哀，謚為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為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5]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漢中。桓振寇江陵，為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馮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

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衞中郎將。[6]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以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

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為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眾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

神䴥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為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衞。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為文通所殺。

弟 文通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為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為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為領軍，內掌禁衞，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

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

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

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眾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

文通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況魏強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嶷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為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嶷曰：「魏以天下之眾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為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眾迎之，入和龍城，脫其弊褐，取文通精仗以賦其眾。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

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慚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劉裕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為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為業。意氣楚剌，僅識文字，樗蒲傾產，為時賤薄。嘗負驃騎諮議刁逵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

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為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為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恩死，餘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

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為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眾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眾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興、恒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眾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為錄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眾追玄。裕因是相署名位，遣尚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為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謐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楊尹孟昶迎焉。

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眾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

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為廣州刺史，其黨琅邪人徐道覆為始興相。

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7]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8]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為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

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

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即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眾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為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脩之破賜於姑熟，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眾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為防，既至而覺，眾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

循與道覆率眾而下，裕眾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為大將軍、揚州牧、班劍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鴆妻子，然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眾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眾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

裕自為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衞軍諮議謝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

以威懼下。初以刁逵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為湘州，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旿等出自幔後，於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眾心，裕內懷忌憚，神麚二年，率眾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為前軍。裕進領荊州刺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為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

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四十人。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9]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眾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眾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為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為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

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陘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真與左右多為不法，王脩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眾追之，既至青泥，義真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

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徵己入輔。德文禪

其位，遂自號為宋，改年為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10]七年五月裕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眾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瀆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為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

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閤，廢為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眾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為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眾崩散。晦走江陵，乃攜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麚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

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為後繼。到彥之寇碻磝，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收眾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眾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

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為百姓所焚。

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為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為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

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安西將軍古弼、[11]平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眾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為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茄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

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為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眾反，義隆以吳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

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仁擊破之，[12]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

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13]太尉江夏王義恭為諸軍節度，梁、

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五簡發，[14]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15]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碻磝，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碻磝。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碻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眾度崤，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

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為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冢，[16]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眾，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他首數千級，眾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

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眾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邵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

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兗、豫、徐、兗、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慮義康為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為儀同三司，蕭

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

興安元年，[17]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碻磝，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崤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

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劭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

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叔兒，[18]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眾皆驚，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鄣，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為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心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覃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

劭弟駿，時為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為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

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為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為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洲，頓漂洲，[19]令柳元景等擊劭，劭眾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勸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

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為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朗啟駿曰：[20]「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21]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此，駿不能革。

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勘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黃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為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眾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為名。遣軍就質，[22]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眾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諶之曰：「質不求前驅，[23]凶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諶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垣護之、[24]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眾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獄殺之。

太安二年，駿改年為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眾皆愕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為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

駿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為侯，遣兗州刺史垣閬、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眾出戰，斬垣閬。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怳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

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揃，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為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甌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之，駿慚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暠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官點雜者，悉黜為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為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謚曰宣。及葬龍山，給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龍轜之麗，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眾寶，繡帷珠帶，重鈴疊眊，儀服之盛，古今勘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昏若此。四年，獵于烏江之榜口，又游湖縣之滿山，[25]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為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為散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為隙。或謂法興為真天子，子業為贋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遂刳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並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為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穀之衣。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城為未央宮，北邸為建章宮，南宅為長楊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為駿所愛，及即位，常欲毀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為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薳法生啟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

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

子業淫其姑，稱為謝氏，為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劍戟，出警入蹕，鑾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即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出遊，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囓鼻，如何不囓之？」即令畫工囓駿像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即其新蔡主壻。

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推遷不死。彧、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之，彧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矇妾懷孕，子業迎入宮，冀其生男，立為太子，及其生子，遂為大赦。子業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彧被拘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為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彧既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為。休仁推立彧。彧時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彧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主為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僭即帝位，改年為泰始。

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26]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27]與陶亮並統前軍。始彧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28]時雍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為天子，即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為尚書左僕射，鄧琬

為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為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彧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彧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為，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彧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頊、[29]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輿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頓。[30]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

彧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啟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彧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彧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眾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31]又其兗州刺史畢眾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彧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勔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眾援之。文秀等復叛歸彧。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彧遣沈文秀弟文靜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彧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彧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

延興元年，彧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彧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蹴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鴆而殺之。

自彧立之後，民庶凋弊，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勤，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頹弊，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為部曲。於是官品淪褫，士人渾亂，民眾顒顒，咸願來奔矣。

彧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為益州刺史，叔通極為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彧好財，先送家資之半，彧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彧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叔通被賧刺史。彧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彧

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忻，適與此不同。」彧大怒，遣王起去。彧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騩馬字為馬邊瓜，以「騩」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誤，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為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刳斮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彧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

彧又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為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32]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為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彧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盛故也。

彧死，子昱僭立，改為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

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33]右衛將軍蕭道成率眾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騾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眾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騾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騾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

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

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彧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為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為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鋋，

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纔截。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為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為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贈之。常入壚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閤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令廢昱為蒼梧王，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

初，彧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即桂陽王休範子也。

荊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為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訃，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為主，要引沈攸之以為外援。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僧、員外散騎侍郎孔逿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準尋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評

史臣曰：桓玄侈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為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校勘記

↑ 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眾七千至西江口　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稱：「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西江口誤倒〉。」同書同卷楊佺期傳、卷九九桓玄傳亦見仲堪從弟遹，這裏「邁」當是「遹」之訛。

↑ 比來收集　諸本「比」訛「北」，不可通，今據晉書卷八四楊佺期傳、通鑑卷一一一〈三五〇三頁〉改。

↑ 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　晉書卷九九桓玄傳云：「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揚豫二州非全督，止督所屬之八郡，「揚豫」下不合有「并」字，當是衍文。

↑ 玄使桓謙何澹之屯於東掖門　下文劉裕傳及晉書桓玄傳「東掖門」作「東陵」，宋書卷一武帝紀作「東陵口」。通鑑卷一一三〈三五六三頁〉也作「東陵」，胡注：「東陵，在覆舟山東北。」按當時桓、何二人與卞範之合兵二萬以拒劉裕，卞屯覆舟山西，桓、何屯覆舟山東，故云「眾合二萬」。「東掖門」無考，當是宮門，和卞範之不相及，豈得云「合」。這裏「東掖門」當作「東陵口」，涉下桓玄出「南掖門」而訛。

↑ 振自為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　百衲本「鎮軍」二字空格，南本以下諸本作「鎮軍」，晉書卷七四桓彝附桓振傳作「鎮西」。按荊州刺史的軍號，資歷地位較高者例多加「安西」，又進「征西將軍」，荊州亦稱西州，疑當作「鎮西」。或舊本「鎮」字不缺，後人以意補「軍」字。但無他證，今姑從南本。

↑ 稍遷衞中郎將　北史卷九三馮跋傳作「衞中將軍」。按本書卷九五慕容垂附慕容熙傳、晉書卷一二五馮跋載記並作「中衞將軍」。唯晉書卷一二四慕容熙載記作「衞中將軍」，與北史馮跋傳合，然御覽卷一二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慕容熙條仍作「中衞將軍」。檢晉書卷二〇職官志稱「魏文帝置中衞將軍，晉武帝分為左右衞將軍」，則中衞將軍舊有此官，晉雖分置左右衞，而後燕則中、左、右並置。這裏本當作「中衞將軍」，先誤倒為「衞中」，後又訛「將軍」為「郎將」。

↑ 絹三萬匹　宋書卷一高祖紀「絹」上有「賜」字，此字不宜省，當是脫文。

↑ 進號驃騎將軍　晉書卷一〇安帝紀義熙元年三月庚子條及宋書卷一武帝紀上「驃騎」都作「車騎」，疑此作「驃騎」誤。

↑ 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　諸本「右」作「左」。按宋書卷二武帝紀中義熙十二年八月稱：「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同書卷四二劉穆之傳同。此傳即本宋書，「左」字顯訛，今據改。「監軍府」即指劉義符所任的「監太尉留府事」，這裏「領」下當脫「監」字。

↑ 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　宋書卷九五索虜傳「中軍」作「殿中」。按晉宋中軍將軍名號甚重，決無帶此官出使之理。這時出使北魏例為殿中將軍，下文屢見。這裏「中軍」必是「殿中」之訛。

↑ 安西將軍古弼　諸本「安西」誤倒作「西安」，今據卷二八古弼傳乙正。

↑ 永昌王仁擊破之　諸本「仁」訛「位」，今據卷四下世祖紀下太平真君十一年二月條及卷一七永昌王健附仁傳改。

↑ 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　按宋書卷九五載宋檄文，此傳記宋諸將進兵全據此檄。檄文稱鑠「悉荊河之師，方軌齊進」。這裏「鑠」下戛然而止，和下文連讀，遂似鑠和義恭同為「諸軍節度」，「鑠」字下當有脫文。今於「鑠」字句斷。

↑ 南兗及青冀兗豫三五簡發　諸本「三五」作「三吳」。宋書卷九五云：「發南兗三五民丁」，即此事，唯只舉「南兗」，下當有脫文。通鑑卷一二五〈三九四七頁〉作「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知此傳也脫「徐」字。胡注：「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三五發卒乃晉以來舊制，晉書卷一一〇慕容儁載記稱為「三五占兵」，本書卷九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詔書中也有「三五簡發」語，這裏「吳」字乃「五」之訛，今改正。

↑ 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　宋書卷九五作「揚、南徐、兗、江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這裏「富民」下當脫去「家資」等字，連上文遂似徵發富民四分之一為兵。

↑ 屯兵於孫叔敖冢　諸本「冢」作「家」，獨局本作「冢」。按宋書卷九五作「冢」。本書卷一九中任城王雲附子澄傳稱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北齊書卷三二王琳傳載朱瑒與徐陵書，有云：「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楸檟。」魏之揚州治壽春，芍陂在壽春南。知傳說其地有孫叔敖墓。今從局本。

↑ 興安元年　諸本「元」作「九」。按興安無九年，宋書卷五文帝紀，事在元嘉二十九年〈四五二〉八月，是年三月，魏改元永平，至十月，拓拔濬改元興安，這裏乃從後改之號。「九」字顯為「元」之訛，今改正。

↑ 陳叔兒詹叔兒　諸本「詹」下無「叔兒」二字，宋書卷九九二兇傳有，且下文又兩見詹叔兒名，一次也是和陳叔兒同舉，知陳、詹同名「叔兒」，這裏乃涉上「陳叔兒」而脫去「叔兒」二字。此傳即本宋書，今據補。

↑ 頓漂洲　宋書卷六孝武帝紀「漂」作「溧」。按晉書卷八四劉牢之傳稱牢之「率北府文武屯洌洲」。通鑑卷一一二〈三五三七頁〉「洌」作「溧」，胡注：「『洌』『溧』聲相近，故又為溧洲。張舜民曰『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則這裏「漂」字當是「溧」之訛。但胡注又以「桓沖發建康，謝安送至溧洲」為證，今檢晉書商務影宋本卷七四桓彝附桓沖傳却作「漂洲」。知此字晉書亦有異文，今不改。

↑ 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朗啟駿曰　諸本「朗」作「殷」。按語見宋書卷八二周朗傳，傳稱「朗字義利」，不云一名「殷」。「殷」字訛，今改正。

↑ 又疾讒害其間　宋書卷八二此句作「嫉謗讒害其間」。這裏「疾」下當脫「謗」字。

↑ 遣軍就質　按這裏上無主名，當脫「義宣」二字。

↑ 質不求前驅　宋書卷七四臧質傳無「不」字。按上文記質要求「浮舟外江，直至石頭」，正是「求前驅」，若作「不求」，和質語不合。這裏「不」字當是衍文。

↑ 駿將軍垣護之　諸本「護之」上無「垣」字。按上文既未見垣護之姓名，這裏不應逕稱「護之」，當是脫文，今據宋書卷六八南郡王義宣傳補。

↑ 又遊湖縣之滿山　按宋書卷六孝武帝紀大明七年十月己巳，劉駿「校獵於姑孰」，十一月乙酉，「訊溧陽、永世、丹陽囚」，癸己，「習水軍於梁山」，十二月丙午，至歷陽，己未，「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所經之地並無所謂「湖縣滿山」。這次行踪實在南豫州，孝武紀大明五年九月甲戌記「移南豫州治淮南于湖縣」。于湖即劉駿於此校獵的姑孰。這裏「湖縣」上脫「于」字。「滿山」乃「梁山」之訛。梁山在歷陽〈今安徽和縣〉，實在于湖〈今安徽當塗縣〉對岸，魏收北人，誤以為在于湖。

↑ 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　諸本「大雷」作「大電」，宋書卷八四鄧琬傳作「大雷」。按大雷屢見紀載，「電」字顯訛，今改正。

↑ 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　按宋書卷八０晉安王子勛傳、卷八四鄧琬傳「仲」並作「沖」。「仲」字當是形近而訛。

↑ 建牙於桑厄　宋書鄧琬傳「厄」作「尾」，通鑑卷一三０〈四０九二頁〉同宋書，胡注：「桑尾，即桑落洲尾。」疑「厄」字訛。

↑ 臨海王子頊　諸本「頊」作「瑱」。按宋書卷六孝武帝紀、卷八明帝紀、卷八０孝武十四王傳都作「子頊」。「瑱」乃形近而訛，今改正。

↑ 子起子期子悅子頓　宋書卷八０傳序「子起」作「子趨」，又無「子頓」名。劉駿二十八子，傳序列舉無遺，此「子頓」疑是「子頊」重出，又訛「頊」為「頓」。

↑ 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　按事見本書卷五０尉元傳、宋書卷五三張永傳。所謂「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乃指張永所統之宋軍。這裏「永等」下有脫文，連讀遂似永等奮擊魏軍，魏軍死者不可勝數。今於「永等」下句斷。

↑ 遣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　按自劉駿〈宋孝武帝〉以來，宋魏遣使，通常正使為散騎常侍，副使為散騎侍郎，此傳下文所記皆然，無正副並為散騎侍郎之例。如果這次正副同官，則又何須兩舉官銜。上「散騎侍郎」當是「散騎常侍」之訛。

↑ 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　按宋書卷七九休範傳，休範早於泰始六年為江州刺史，尋陽是江州治所，又何須「奔」。「奔」字疑當作「於」。